

書名 文章辨體五十卷 天順八年刊本
撰者 明 吳訥 輯
卷 卷十八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詩文
索書號 集部 總集 47
編號 D7914800

卷十八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914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 總集 47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文章辨體五十卷 天順八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章辨體卷之一

古歌謠辭

康衢謠

列子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億
兆戴已歟不願戴已歟乃微服遊康衢聞兒童謠云
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擊壤歌

逸士傳堯時有八九十老人擊壤而歌壤以木為
之長三四寸先側一壤于地遙以手中壤擊中者
為上

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南風詩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白黑爲患有不勝言者此朕所以原省因任而不苟也具官某
又服諫垣多所陳述蔽自朕志就正大夫之位夫朕躬得失施
於有政惟臺諫二三人任耳目之寄聰明蔽塞固不由之爾當
以先正清獻所以事朕祖宗者事朕毋姑求賢於近世之士而
足則予之德惟乃之休

孝宗除朱熹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誥

朕惟廉節不立風俗未淳思得難進易退之士表而用之庶幾
曠然變其舊習爾之學術遠有淵源其爲操行養之矣矣志在
憂世曾未得一日立於朝比以部刺史入奏便殿朕嘉其讜論
留寘郎曹蓋將進諸清要之地遽以疾論祈反初服旣勉從於
素志復更請於直祠夫招麾何意於去來仕止不形於喜愠此
古之清遠之士也朕察爾於是陞職二等聽食優閑之祿身雖
在外亦有補於風化云

卷之十七終

文章辨體卷之十八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制策

漢文帝問賢良文學策

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
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達其聰比善
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柄高皇帝親除大
害去亂從並建豪英以爲官師爲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
宗也賴天之靈宗社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子
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旣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
此大夫之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
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
極諫者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

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
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
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萬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
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興自
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烏虜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

答 依西山冊本

晁錯

西山真氏曰按晁錯傳有司舉賢良文學錯在選
中文帝問者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重民之
不寧觀錯之對終篇之中獨此為正論若所謂五
帝神聖其臣莫及故自親事五伯不及其臣故任
之以事皆邪說也至稱文帝大功數十則諛辭也
帝以直言極諫求而錯乃以邪說諛辭對吁可罪
哉

平陽侯臣窋汝陰侯臣竈賴陰侯臣何廷尉臣宜昌隲臣等
臣昆邪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昧死再拜言臣竊聞古之賢
王莫不求賢以為輔翼故皇帝得力收而為五帝先大禹得咎
繇而為三王祖齊桓得筦子而為五伯長今陛下講于大禹及
高帝之建豪英也退託於不明以不長謀之至也今臣竈等
廼以臣錯充賦甚不稱明詔求賢臣錯謹昧死上愚對曰
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治天下莫不本於人情入
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
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
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由
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人以已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彊人
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
之如流水焉

漢武帝問賢良策

朕獲承至尊修德傳之亡窮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懼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潔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褒然為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_而問焉

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箎絃之聲未息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虐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什戚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特操或誇謬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鳥虵凡所為胥胥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裨與三代受命其安

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同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清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飾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喻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弁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與自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答 依綱目節本

董仲舒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驚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

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疆勉而已矣疆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疆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懈書云懋哉懋哉皆疆勉之謂也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什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功業周道粲然復興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反也臣聞命者天之命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天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王者欲有所爲宜重編

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毓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獨任執法之吏而欲德教之被四海難矣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今陛下責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凡以教化不立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

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
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
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秦滅先
聖之道而顛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亡然其
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雖欲善治亡可柰
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
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漢得
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
更化也更化則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受天之祐德
施方外延及群生也

又問

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
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洽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

勞之殊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輅
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
玉不琢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
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圜牆虛秦國用
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烏虜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
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爲農先
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撫孤獨盡思竭神功烈
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氣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
廉耻貿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今子大夫
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
而難行毋乃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
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商究之以稱朕意

又對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狠爲俗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主之心造僞飾詐趣利而無耻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而功不加於不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夙寤晨興務以求賢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

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待矣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以承流而宣化也師帥不賢則上德不宜恩澤不流今吏旣亡教訓於下而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者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孫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爲積日繁久也故小材雖繁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繁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貿亂賢不肖混殺未得其直也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

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庶耻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三問

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虐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雖而文采未極豈惑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懋明之

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群物之祖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春者大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恠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朴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

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則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虚心以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掩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於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

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影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慢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耗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抹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繼之時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

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尚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義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僅能勿失耳然竊有恠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傳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虐此民之所以鬻鬻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温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民日削月朘寔以大窮富貴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民不樂生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豈可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宋仁宗制科策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燭於理

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于茲三紀朕德有所未至教有
 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鎔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
 不得撤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
 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皆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
 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為心治民者多以文
 法為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寬濫吏不知懼疊疊者衆愁
 歎者多仍歲以來災異數見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過節燠
 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
 政而起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
 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秣變其合於經
 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京師諸夏之根本則王
 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治當先內或曰何以
 為京師政在擿姦或曰不惟獄市推尋前世探觀治迹孝文尚

孝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
 同王政所由形於詩道周公函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
 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冢相兼度支錢
 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士
 不宜兼於宰相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
 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圖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
 之義富人疆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
 政而當今之要務子大夫其悉意以陳毋悼後害

對

蘇軾

臣聞天下無事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匹夫之言重於
 泰山非智有不能明有不能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
 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問將死深悲
 之言不能去區區之三豎及其有事且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程

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疎一言以入不終朝去其腹心之疾夫言於無事之世足以有所改爲而常患於不信言於有事之世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爲此忠臣志士所以深悲天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所以不悟也今陛下處積安之時乘不拔之勢拱手垂裳而天下嚮風動容變色而海內震恐雖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獲未足以憂陛下也所爲親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真足感於陛下耶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陛下爲是名也臣敢不爲是實也伏惟制策云云臣竊以爲陛下即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僞不爲不熟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爲志勤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爲然也夫志有不勤而道無或遠陛下苟知勤矣則天下之事無不畢舉今也猶以道遠爲嘆則是陛下未知勤也夫天以日運故徃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物也久置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陛下深居法宮之中憂勤而不知息耶臣不得而知也宴安而無爲耶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嘆由陛下之不勤者臣竊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彊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頃歲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始聞以爲不信及退而觀其效則臣亦不敢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口四方傳之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爲聳勸之具今陛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人也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躡等召問之者何人也四者皆未聞焉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大

臣竊以爲陛下即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僞不爲不熟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爲志勤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爲然也夫志有不勤而道無或遠陛下苟知勤矣則天下之事無不畢舉今也猶以道遠爲嘆則是陛下未知勤也夫天以日運故徃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物也久置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陛下深居法宮之中憂勤而不知息耶臣不得而知也宴安而無爲耶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嘆由陛下之不勤者臣竊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彊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頃歲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始聞以爲不信及退而觀其效則臣亦不敢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口四方傳之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爲聳勸之具今陛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人也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躡等召問之者何人也四者皆未聞焉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大

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鷄鳴而起曰吾今日爲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爲某事果濟乎所用某人果才乎如是孜孜焉屏去聲色放遠善柔親近賢達遠覽古今凡此勤之實也而道何遠乎伏惟制策云云允陛下所憂數十條者臣皆能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道也何者陛下誠得御臣之術則嚮之數條者皆可捐之大臣而已不與夫天下所謂賢者陛下旣得用之矣古之用人者日夜提策之武王用太公相與問答百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桓公用管仲相與問答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今陛下默默聽其所爲則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無時而舉矣古之忠臣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辦是乎度能辦是也則又曰吾君能忘已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間我乎度其能忘已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也然後受之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今也內不度已外不度君受之而舉

不與也則引身求去夫引身求退者非果廉節有讓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謗也是不能辦其事而以患遺後人也陛下柰何聽之臣故曰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天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著於輕賦教之之形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焉故曰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衆而不行考課農末之相傾而平糴之法不立貧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之闕政莫大乎此和氣安得不斂乎田野闢者民所以富足之道也然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夫吳蜀之民終不能去狹而就寬者世以爲懷土而重遷非也行無以相群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輩徒饑寒之民則無不聽矣邊境已安而兵不

得撤者有安之名而無安之實也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不能通者夏人爲之障也夫夏人不可取者非以數郡能抗吾中國吾中國自困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臄非不枵然大矣而手足不能自舉也莫如稍徙緣邊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閑之地以其地益募民爲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戍卒可稍減使數歲之後緣邊之民盡其耕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之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不然將濟師之不懈而又何撤乎所謂利入已浚而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爲外有不得已之二虜內有得已金玉錦繡之工其爲費豈勝計哉今不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不如所喪也軍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過也然以其不足恃故擁之以多兵不蒐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爲敗也官冗而未澄者臣

嘗論之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是古者考績黜陟之所而特以日月爲斷今縱未能復古可略分其郡縣不以遠近爲差而以難易爲等才者常爲其難不才者常爲其易及其當遷也難者常速而易者常久吏部與外之職司常相關通爲職司者不惟舉有罪察有功必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內等其任使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優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閑則冗官可澄矣庠序興而禮樂未具者臣蓋以爲庠序者所以興禮樂也今庠序不知所以爲教又何以興禮樂乎夫上之所嚮者下之所趨也况從而賞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况從而罰之乎今責在位者不務教化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爲賞罰者何也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以文法受賞歟夫禁防未至於煩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爲市也叙法不爲寬濫而吏不知

懼者不論其能否而論其久近也屢繫者眾愁嘆者多凡以此也伏惟制策云云臣聞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為一交交當

朔則食然而或食或不食則陽氣自有疆弱也陛下勿以其未食為無災而其既食而復為免咎也夫淫雨大水者是陽氣融

液汗漫而不能收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驕而益厚其賜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禮蕩然與天下為咻响温煖之政如人之

嘘而不能喻此淫雨大水所由作也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沴之作云云此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而流入於迂儒之說也

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於六六沴者起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為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者

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別為一者也呂氏之時令則柳宗元之論備矣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

若夫崇社伐鼓本非有益於致災特致其尊卑之意而已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何必正陽之

月而後伐鼓揅變乎盛夏報凶先儒已論之矣伏惟制策有京師諸夏之表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此

在陛下身率之耳後宮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綺紈為羞大臣有脫粟之節則四方以膏粱為汗矣伏惟制策云云此皆一偏

之說夫見其一偏而輒舉以為說則天下之說不可勝舉矣自通人言之則曰治內所以為京師也不撓獄市所以為擿姦也

如使不撓獄市而害其為擿姦則夫曹參者是漢逋逃主也伏惟制策云云臣竊以為不然孝文所以為得者是儒術略用也

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用儒之未純也其所以為失者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御諸侯有術

至興禮樂則曰未暇故曰儒術略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始以區區之仁壞三代肉刑易以髡笞不足懲其罪又從而殺

之用老之失其本過甚哉且孝武亦不可謂用儒之主也博延
方士而多興~~大興~~宮室而其心遠略此豈儒者教之今見
孝文富殖以為老字之功見孝武虛耗以為儒者之罪則過矣
此唐明皇之所以溺於宴安撤去禁防而為天寶之亂也伏惟
制策云云臣聞幽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其後至
文王則王業已大成矣然其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于幽
獨何怪乎昔季札觀周樂以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二
怨而不言則大雅小雅所以異者非取其事之小大也伏惟制
策云云臣以為宰相雖不親細務錢穀兵師固當制其虛贏利
害陳平謂責之內史者特以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昔唐
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立使額參佐
既衆簿書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皇甫鎛皆以
此剝下媚上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韋賢之

議特以其權過重歟伏惟制策云云此六者亦方今之所當論

也昔召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
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寧失於重此
制錢貨之本意也命者人君所出而無窮秩者民力所供而有
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水旱蓄積之備莫若復隋
唐之義倉邊陲守禦之方莫若依秦漢之更卒周官有大府天
府泉府玉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幣是謂九府太公之所行
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為國均則市不二價四民常
均是謂五均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凡陛下之策臣者如此而
於其未復曰富人疆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
世之急政當今之要務臣有以知聖意以為向之策臣者各指
其事恐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而問焉又恐其不能切
至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無悼後害臣是以敢復進其猖狂

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命人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今進一人則人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退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爲舉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由矣今無知之人相與謗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不盡被其澤者便嬖小人附於左右而女謁盛於內也爲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爲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矻矻乎難入以爲必有聞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奇噐不由方貢而入於宮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務要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於末惟陛下寬其萬死幸甚

文章辨體卷之十八

文章辨體卷之十九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表一

出師表

漢諸葛亮

東坡蘇氏云孔明二表簡而且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下事君爲悅者所能至也迂齋曰規模正大志念深遠詳味乃見吳魏二國未說有此人物有此文章否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亡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